





滑頭戲

就來輪到上海來就職。豈知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相如因為在臨的撤屎。一失足。落入江心。等到打撈起來。已沒了相如的父親也。同行的見他兒子死了。哭得死去活來。然而人死不能復生。祇得到了一個碼頭。把屍首抬上了岸。買了一口棺材。又叫了一隻民船。就運棺材。齊運回故鄉去了。到了家裏。相如的母親也哭得和淚人兒一般。這個信息傳到了趙家別處。還不要緊。獨有鳳球哭得死去又還魂。許多人都勸他不要開然。而她也自歎紅顏薄命。終不得流三四次。派以致神志恍惚。精神

紅顏薄命

趙鳳珠是一個才貌俱全的女子。她對父母也很鍾愛。她所以並不輕易把她的許給人家。鳳珠到了十歲，還很不高不矮，給平常的男子，所以雖然有人來做媒，總是被他拒絕了。有些謎題的人自然不再說了。

一天，鳳珠的父親趙壽軒對他夫人王氏道：鳳珠年紀也不小了，不能不快快擇一個東床以慰我胸中平生之願。我看老友林春亭的兒子，才相如到，不差。他是舉業，放上海某大學的人品學問，件件皆好。我看他

鳳珠也與古詩裏說的如同商高商。這是她的終身大事，自然要得到她的同意。這段姻緣才能算美滿。當她夫婦在那裏談話的時候，鳳珠已匿在門後，句句全聽清楚了。她想林相如我父親那人，請客他也來過的人品。想到這裏，她母親已進來了。

鳳珠已知道她的來意。所以王氏一說，她雖然默允了，把一對老夫妻歡喜得什麼似的。就託媒人到林家說合。那邊也很願意，所以兩家就從此結了秦晉之好。

相如因爲受了某大公司的聘，所

取消保衛團

我雖不住在南市但是有許多朋友住在南市及附近談及保衛團無不痛心疾首乃昨日官廳忽然解嚴之迅出不及掩耳辦事手腳殊為敏捷管謂近來軍閥漸收招人心之效之取消保衛團實為大快人心之舉如能事事均能察民心之所後行之則吾民之聲吾縣祿有不淺乎

漢官王四日孰能一之

月旦

情海扁舟

劫後遺

(一)

一條渺渺無邊底大海，裏有一葉舟，緩緩地在海裏徜徉。看一個差男，子和一個娟秀女郎，很親密地在舟中講他們倆底情話，但是那風大浪偏偏要妒忌他們倆底愛。

雲花生  
生傳

蔣鴻

(十五)

也不是我較，盤花開口好說大話。品這件東西於我們練習手術上甚大用，橫斂熟練之後隨處都可收效。現在不必拘拘于秀姉姊用。岳父大人我話中話以為如何。水天笑道：「這個小娘養的倒定一天火氣，待罪了人似的，精刮鬼左。」岳父大人右也。岳父大人叫做應響，給旁人聽了去，只當我招贅個孝順的半子在家呢。說着拍拍

蔣鴻

席時泰

診所 北泥水橋頭興里  
時泰醫院 中興三三三  
中法藥房 中興二六六  
中興二六六

確保痔瘡斷根

扇話

覺迷●

書 節錄情海風波說明 聯合公司

● ● ● ●  
聯合公司

狄志光少孤賴母撫育成人畢業於海軍大學任艦長以政局擾亂棄職歸家與鄰居友女容如月往來最密互訂婚娶之約女母古氏頑固守舊不以歐化自由結婚爲然故二人猶豫未敢相告女有表兄胡禮圖者富而浮蕩姦女美欲得爲妻恒以珍物饋遺女母深惡之而女弗欲也一日傍晚女與志光同游海濱坐石上唱嘲作情話適爲胡瞥見如火中燒亟往女家告母母大怒奔至觀狀恨極痛罵志光而拽女同返志光立立恨望不知爲計胡自石後出揮擲之志光惟怕以拳擊胡仆地去先是志光與女並坐情話時將剖梨而食未食母遽至倉皇棄梨及小刀於地不自覺也及胡被擊仆乃拾得刀刀上鐫有志光名胡把玩良久遂生毒

不承然無術自脫於嫌疑女知志光寬數人獄名親亦惟相對愁悶而日志光母受子成疾彌留時苦思一旦志光女乃入獄相告獄史曾受女父恩銳身自任願縱志光出獄志光狂奔歸家抱母哀呼母張目微視之然而逝志光搖地呼天痛不欲生女勸之遁乃出途遇警士追逐自伯圖相與苦戰卒以投海伏於海中幸免自是變姓名居村落間半年始而告女女自志光遠遁家居寡歎常往調之贈以衣服珍飾不受後強迫接吻女大呼僕役奔至驅胡門胡知絕望乃別尋佳麗卒爲一婦所惑婚嫁離胡而仍與他人私適撞見欲執之姦夫突出手槍擊胸遂死之前一刻警士詢其名歷歷並問有何遺囑胡言無他其佳生平曾作一味心專刺殺親

節錄誰是母親說明

書  
赤鳳

有丈夫風。芳蘭素慕英能，喜多。有欲早字王氏，未迨往期，振勳藏。芳蘭多病，每就診志新醫院院長施志新僑君子也。芳蘭無識，竟為所誘。輒假養病久住院中。春風初度，已結珠胎。其臨去醫院時，猶與施指石要盟。欲同生，死固未嘗計及。將來如何，收斂也。

抱不平卷十

寄離子

詩曰  
隔江玉笛  
三千驪  
苦日  
安土作勾  
隔江玉笛  
其餘樓閣  
浮沈洗  
白鷗漫說  
文汝玉自  
與兩弟  
請後身  
孤行由  
京口上  
輪越三  
日抵武漢  
羅留於  
友人沈  
君處其  
司帳丁  
君爲汝  
玉同鄉  
一見如  
故有根  
晚之思  
且蔡李  
諸均係  
異地同  
鄉  
相與譚  
心頗不  
嫌寂寞  
一日李  
君邀之  
飯草蠟  
風味  
得甚款  
款汝玉  
亦心  
神怡  
油然  
自適  
忘其爲  
客  
避鄉也  
半月之久  
家報平安  
蓋越境  
過都同  
知權力

中  
妻  
天  
權

自夏歷六月初一日起至七月

芳蘭見玉於乃以  
身涼涼竟  
事  
怒  
暫住已所父則怒  
齒盡達情有獨鍾轉

重恐亦有所不逮忽一日有張成而來警息略謂提府  
催之急同句已記大過一次我擒去頂戴司獄撤出  
目有來漢叩懸賞傷差之信君以見機爲是汝玉於  
倉猝之中作戴曉之想惟有向官南進發於是整束行  
裝告別李士諤君趕赴鐵路騎車道之所歷三日  
始克抵焉下車訪友以秘其萍蹤爲主義義役也上憲  
催提之傲異常吃緊乃以汝玉唐董去川已久無以爲  
應爰將同知等示以薄懲然  
獄最寬蓋於此事不相聞問于本無可解安徵特干  
預其謀且常通其信也汝玉則如驚弓之鳥聞聲即  
但求一醉忘之士安聞之感聊此安插其心爲隱棲之  
計將來後患雖思豫爲防之一切後事則仍無暇圖之  
也（秦十卷）

一角

暑期施診證

午後照例來診者携此證紙爲憑墨  
期日及星期一律停診大馬路  
西藏路新世界報館